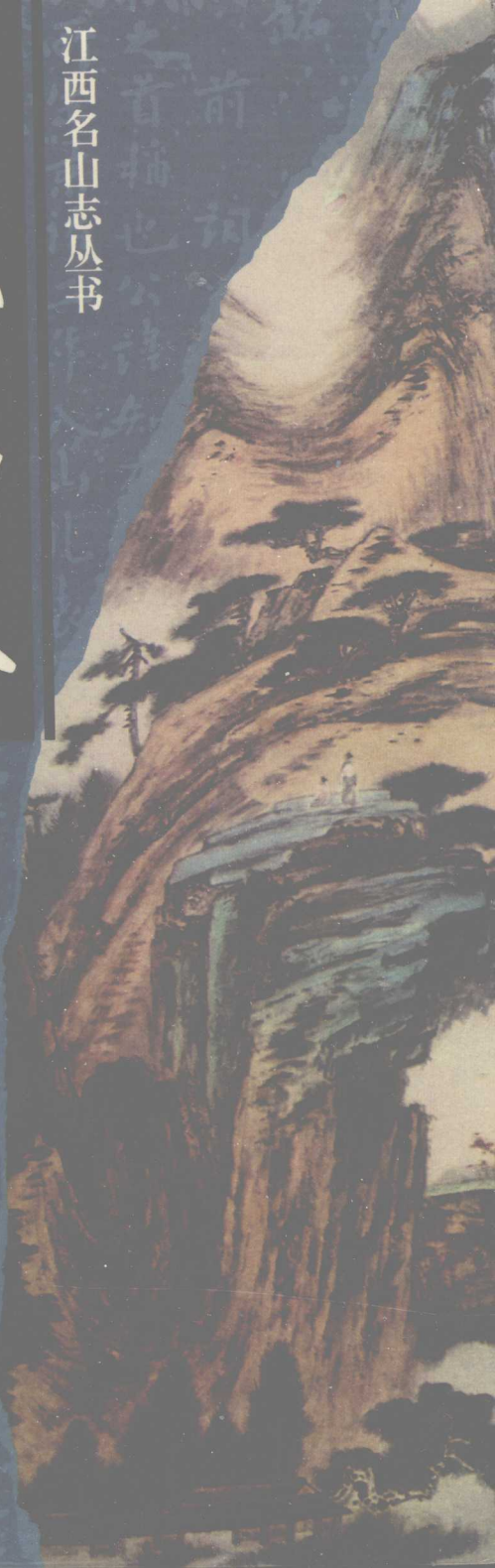


江西名山志丛书

# 閤皂山志

(明)俞 策 编撰 (清)施闰章 修订 傅 义 校补



# 閤皂山志

(明)俞

策

编撰

(清)施闰章

修订

傅义

校补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---

阁皂山志/俞策(明) 施闰章(清) 编撰

—江西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1996.6

ISBN 7—210—01654—6

I. 阁…

II. 俞…

III. 地方志, 阁皂山—地理

IV. K29

### 阁皂山志

(明)俞策 (清)施闰章 编撰

傅义 校注、辑补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南昌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6年6月第1版 1996年6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4.5

字数:140千 印数:1—800册

ISBN 7—210—01654—6/K·189 定价:10.00元

---

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:南昌市新魏路5号

邮政编码:330002 电报挂号:3652 电话:8511534(发行部)

(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 江西名山志丛书

## 编辑前言

江西多名山胜境。北峙庐山，鄱阳湖汇入长江之口，又踞石钟山。东部绵亘怀玉山、三清山、鹅湖山、龙虎山；东南拔起麻姑山、华盖山；中南耸立青原山；西障武功山、井冈山；南昌附近蟠结西山、云居山。丹崖翠壑，飞瀑流泉。雄奇秀丽，气象万千。千百年来，文人哲士，探幽访胜，或隐居讲学，或赋诗作文；高僧名衲，辟山建寺，开宗立派；真人道士，修炼斋醮，礼斗飞符。书院寺宇宫观，多依胜地而建，名山遂成为传播儒佛道文化的重要基地。

江西历代所修的山志，记山川形胜、人文胜事；千古兴衰，毕收其中，分门别类，全面翔实，信而有征；是集自然风光与文化资源于一体的良好文字载体。然而，物换星移，古代山志日渐稀见，且今人利用甚为不便。为开发这一珍贵文化资源，使之成为今日社会服务，我们编集十三种旧志，汇编为《江西名山志丛书》，邀约专家学者，精心校注，历时数载，陆续完成。这一盛举，得到当地政府与有关单位襄助。相信丛书的整理出版，有利于研究中华文明，促进江西地方文化的发展，增加人们对江西“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”的认识。

近年来，省委、省政府领导多次指示发展江西旅游事业，要打“庐山牌”。吴官正同志于1993年视察麻姑山工程建设时，指出要“挖掘历史文化，进行深度开发”。京九铁路的开通，将为江西旅游业带来新的机遇。我们相信，这批山志的出版，将促进江西旅游文化的建设，成为建设名山、开发旅游资源的重要参考书。

“古为今用，宣传江西”，是本丛书的出版宗旨。

江西省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  
江西人民出版社

# 《閤皂山志》校补前言

《閤皂山志》一书，经过了四人之手：唐广明元年三洞道士许玄真首撰《閤皂山记》，明万历丙戌东吴俞策谓其“俚弗经，诞弗核，卮弗当，重为疏之”，且以閤皂三日游所得诸咏附其后，称《閤皂山注》。清康熙丙午，湖西道分守使（驻临江）施闰章得此书，患其漫漶讹漏至不可通晓，属陈公霖校雠，他自己稍加括定，又附以己诗及明末清初诸人的题咏，更名《閤皂山志》。施闰章是清初杰出的诗人，他实际上是把旧本改写了。经历了草创、修饰、润色三阶段，这才成了一部较好的志书。主要表现有下列几点：

一、内容的不断扩充。原来的山记和注本现在都不可得见。最初大概只是一篇记叙体的文章，篇幅当不甚长，加注后就成了两卷的书本，可见俞策之注山记，有些像酈道元之注《水经》，大为加详。在这样的基础上，施闰章才得以改写成志书。他是否也增广了？他没有说，但加进了嘉靖以后的诗则是很明显的。经过一再扩充，内容就比当地的方志所载丰富得多。如名胜和宫观，方志记閤皂山只是峰六、岩二、原五、岭四、桥三、坛二、庵四、潭塘池各一，还有二宫、一馆、一坛，共三十三处。山志名胜增为四十九，宫观增为二十二，共一百二十一处，超过了三倍半。方志主要是列举其名称，山志则几乎处处有解说。这一百多处虽然现有一半多已经杳无踪迹了，但是也提供了很多可资考查的线索，至少可以说明这座山的名胜古迹是如何的众多，在历史

上是如何的兴盛，不愧为海内的名山福地。

二、资料的珍贵。閤皂山历史悠久，早在东汉就有著名的道士张道陵、丁令威、葛玄等来此修炼。许多关于他们的遗迹和传说的记载，也可使人身临其境，有飘飘欲仙之感，更不必说那些道教的信徒们了。况自唐而后，代有名人胜士慕名而来，经过他们的法眼欣赏和大笔渲染，又提高了山的名声。山志中的诗文且有不少是不见于他书的。例如朱熹的那首七律，和陶弼、吴澄、范梈诸人的诗篇，集本皆失载，惟存于此书之中。山中著名道士陈孟阳、张通玄和一群本里人士之诗皆赖此以传。至若广明许玄真、咸平张贺、熙宁双渐、杨申、元祐张商英诸人，虽皆有碑，林立其间，岁久劫多，亦荡然无存，碑文亦随之佚失。惟杨申之《閤皂山景德观记》开卷可见，但其《閤皂山记》一卷，当有全帙，却也只剩此一篇。由此可知撰志成书以收集资料的重要性和这部志书的可贵。

三、历史轨迹的真实。山志中虽没有全面系统的纵向的记述，但从入选的作品中，仍然可以看出此山的兴衰和道教的隆替。今综合众辞，疏理如下：当北宋熙宁间杨申作记之时，张道陵、丁令威、葛孝先炼丹坛井，遗迹尚在。这些遗迹虽然来自传说，传说不一定是事实，但是笔录下来，也有其一定的历史价值。司马迁作《五帝本纪》岂非掇拾传说，而《史记》仍被称为实录。可以说閤皂山如果没有关于葛玄等人的传说，便没有閤皂山。我们不妨认为此山的开辟始自汉、吴之世。葛玄在建安中来此立坛，吴赤乌中复来此建卧云庵。其后有灵仙馆，馆毁于隋。唐初兴造，掘出隋开皇十四年铸造的重达百余斤的铜钟，并虚皇真人玉像三尊，可见灵仙馆的规模已非细小。道士程信然始创草堂，以居玉像。仪凤中道士孙道冲请于朝，得赐山名为閤皂，这是此山正式命名之始。先天元年，孙道冲又建台殿，因山名观，置玉像于其中。玉像虽不一定是葛玄奉祀的遗物，也会有继承关系，葛玄既被称为葛仙，想必以他配享。咸通大火，玉像仅存，杨荐父子，次第葺之。南唐改名玄都，并派大臣徐铉前来祭祀。宋大中祥符元年戊申，真宗避其先祖讳，改名景德。赐龙文、天章两阁宝文御书一百二十卷，封泰山

芝草二本，良田二十顷。因增建御书阁。天禧庚申，观焚而复葺。至神宗熙宁五年壬子，有学道之士五百人，为屋一千五百间，已很兴旺。可惜熙宁九年，又遭焚毁，因又再葺，悉复旧观。徽宗崇宁元年，封葛玄为冲应真人。政和八年，赐号崇真官，给元始万神铜印。孝宗乾道二年，周必大来游，曾瞻礼玉像、御书、芝草、封诰、篆印，读唐宋诸家诗文之碑。宁宗庆元二年作《崇真宫记》，有御书阁、传策坛、寥阳殿、昊天殿、正一堂、靖应堂、祖师殿、藏经殿、玉像阁，以及道士厅馆，为屋也是一千五百间。并云：“江湖宫观未有盛于此者。”嘉定壬申，杨舜臣以昊天殿简陋不华，捐资撤而新之，费时四年，方才竣工，可以想见其宏伟壮丽，难怪白玉蟾作记，谓为仿佛天官，用许多雄辞杰句极力形容。理宗淳祐六年，加封葛玄为冲应孚祐真君，复赐铜版传授符箓。元代香火仍盛。世祖至元十七年，江南初定，即遣中使咬难持香币至閤皂山设醮；二十四年，又遣使设醮。仅吴全节一人，即曾于武宗、仁宗和泰定帝三朝来閤皂设醮三次。惠帝至元三年，又遣使降香。终元之世，御使不绝。至正十二年壬辰，山寨邓克明之变，台殿俱毁。明洪武初，道士徐麟洲复之。宣德八年，山民失火，延烧宫观，灵官黄谷虚稍修复之。嘉靖中，积负虚税，黄冠星散，仅存一、二人。万历间，道士刘开化欲还旧观，未果。万历十四年，俞策往游，閤皂“沦为樵牧出入地”。至清康熙五年，仍是“荒榛茂草”。总之，有明一代，便已衰落，无复宋元二代之盛。

四、行文的简练和清丽。撰志以文笔简练为主。此志便常是每记一处，三言两语，择要介绍。如叙葛憩源：

仙公燕息处也。西径揖仙桥，又西径放生池，又西径鸣水台，又北达黄视，过丁仙峰，与会仙源合。

这是写得较长的，宛然《水经》文字。至于叙崇真宫，虽然显得特别长，却是把它一千多年的兴废史浓缩为二百一十五字，无一闲笔。若偶有描绘，则甚清丽，如鸣水台：

当西南谷口，众水所会，径台之左。每逢阴雨，则泉石相激，窾坎鞀鞳，若数十鸣镳。至霖潦已尽，复清流涓涓，音如戛玉，亦

奇响也。

每编的小序，亦多隽美，如序《宫观》：

余至閤皂，徘徊周视，惟仙公殿、东岳殿、丹井尚存。其余琳宫绛阙，弥望丘墟矣。书其旧迹，亦所以存古也。

书中收录前人的作品，有不少佳篇，较弱的也有一些佳句，留待读者欣赏和参考。

此外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表明了閤皂山是道家山。因而主题突出，结构谨严。閤皂山本是以葛仙的有关传说而著名，历代建设又都以宫观为中心，这个特点是基本上符合实际的。

但是这部书也有一些不足之处：

一部志书应突出重点，照顾全面，主次分明，这部书却有主而无次。它虽以道教为主，但就是叙说道教也有欠深入。奉葛玄为祖师的灵宝派，有人说是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，我看道书中确是渗入了一些佛教的东西，姑不具论，只说儒道两家关系颇密。葛玄答张昭问，便说老子和孔子都是为了“仁及齐民，其归一揆”（《道事杂录》引）。吴孙权太子登向玄访问仙道，玄告以“清心寡欲，远佞尊贤，拔择英豪，光宅天下，燮调四序，抚育群黎，此乃四海无疆之休，岂特一身之福”（《本传补·葛仙公》）。与儒教无异。有高行的道士大都受过儒学的熏陶，葛玄少时，就“经传子史，无不该览”（《神仙传》）。葛玄的隔代继承人葛洪，著《抱朴子》，内篇论神仙，外篇言名理，儒道兼通。故施闰章序本书云：“《抱朴子》曰：‘求仙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，若德不修而但务方术，终不得长生也。’然则神仙之事与圣贤之学，盖亦相近者。”但原著的山志并没有表现出来。閤皂山宋代就有道德宫，奉祀三教始祖的孔丘、释迦牟尼、老子，却弃而不书，这就连本教派独具的特点也忽视了。再进一步说：《葛仙公传》取自《太平广记》，专记方伎，把葛仙公写得像一个魔术大师，而于传主艰苦修炼、虔诚笃信的精神，安于澹泊、内足无求的品质，精研道学、潜心著述，用以流传后学、广度沉沦、悯念群生的道行，都被忽略，道家设教的宗旨也因而未明。幸亏补录了《太上锡命》和《流珠歌》，才有所补救。

## 前言

其次，閤皂山虽然是道教的圣地，却不是道士的一统天下，也有儒士和文士。《题咏》所收步韵和喻成龙的诗，作者十人，就有九人是本里人。其中黄姓最多，据说是宋儒黄榦的后裔。宋代另一著名理学家张洽，元代四大诗人之一的范梈，也是閤皂人。由于书中没有人物编，张洽就被排除，收入范梈的两首诗，察其内容却是写京城崇真万寿宫的。山中还有许多能诗能文的道士，宋代陈彦举、黄常吉等皆有诗集，而甘叔怀和杨介如、杨至质伯侄尤为突出，而山志中不见踪影。元代道士出了一部《閤漕山陵云内集》，这是一部总集，其中可能有佳作，也没存留一篇，更不必说他们的传记了。此山人文之盛遂没而不彰。

閤皂山也是药山，据《药都樟树》记载，该山动、植、矿三种药材都有，而以植物类的为最多，达百余种，其中有不少是名贵的和常用的。樟树素称药都，而閤皂则是药都的祖山。由于没有物产篇，就全无记载。崇真宫的经济状况，除北宋曾赐良田二十顷外，也付阙如。

此外，在选材上有些欠妥之处，它遗漏了许多重要资料，如刘辰翁的《山门记》、《玉像阁记》，记述了宋元之际遭火毁而复建之事。并不难得，却失收，以致志中所叙崇真宫兴废史缺而不全。杨万里为南宋大诗人，又如刘克庄和元代的何中也是名家，他们写閤皂山的诗，也被弃置。山中道士的诗文，也只录有陈孟阳和张通玄各一篇。这就难免有遗珠之憾。反之，如吴澄谓閤皂当为閤漕，又谓閤是合之借字，无人信从，却录其《閤皂辨》，占了许多篇幅，殊无必要。宋齐丘如确为閤山人，山志中又有文苑编，不以人废文，把他写进去，或者他有写閤皂山的诗文，把它收进来，都未尝不可，却在充满仙气的道院，插进一个议论纷纷的宋齐丘读书台，殊觉不伦，未免自乱其例。

在编排上也有些疏忽，姑举一例。陈孟阳的诗中，有“屏妆水墨忆陶弼”之句，而陶弼含有此语的诗篇反置于其后，陶弼乃北宋人，还排在朱熹之后，显然失次。至若刻印中的讹漏，在古籍中，这书也是较多的，这里且不例举。

这些问题的产生，主要是资料不足和体例限制，格局不大，因此

篇幅很短。虽然法许受策者惟三茅、龙虎与閤皂三山。但比起《茅山志》和《龙虎山志》来，《閤皂山志》就好像是小巫见大巫，很不相称。閤皂既然还有许多资料没收进去，趁着《江西名山志丛书》即将陆续出版的机会，就应当加以补充。而閤皂山作为樟树市的旅游开发区，不仅需要整理旧志而且要述说现状，这就更有补充的必要。故将此书定名为《閤皂山志校补》。全书分原著与辑补两部分，以类相从，不复分卷。

今先说校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于《存目》中记《閤皂山志》二卷，明俞策撰。而施、陆二序皆称之为《閤皂山记》。俞本恐已失传，无由甄辨。施本二卷合订一册，存北京图书馆，今据复印本整理。施序作于康熙五年，而《题咏》载入喻成龙之诗，书末附诸人步韵之什。喻于康熙二十六年知临江府，则付梓当在其任内。此本有些字迹漫漶不清，无法辨认，镌刻也有不少错漏，又别无其它版本，只有尽可能地找到作者的集本兼用当地的方志作校勘。例如《閤皂辨》，谓古无阜字，本作草，后借为草木之草，遂去其早上之草而加人。而字书无此字。集本早上之草的草作艹，人作亻，才是阜字。又云：“早字日不从甲，隶书省甲为十，后又屈十之尾而为皂。”集本作“下从甲”、“而为七”，乃通。陶弼《崇真宫》，集本题为《閤皂山》，更合诗意。隆庆府志于“有官曰崇真”之下引此诗，想是撰山志者未见集本，只从方志转录，以致以讹传讹。《葛仙公传》：“即取一符投江中”以下，文气不属；取《太平广记》对勘，原来脱漏了二十三字。近人王文濡《说库》录此文，亦脱此二十三字，皆是所据底本不善，未加校订。《杂录》引《真仙通鉴》中《太上第一锡命》首句：“太上玉书敕无上学仙弟子”，下无主名，检原本才知有“葛玄”二字。《景德观记》：“致使精神毓忠嘉善气为膏泽。”集佚，《临江府志》是：“致使精神毓忠嘉善，云气降为膏泽”，乃顺。也有从他书校改者，如陶弼诗中有一句押“清”字，出韵。《方輿胜览》引作“腥”，乃合律。又有虽无版本根据而断为显误者，据文意改。如吴澄《游葛仙坛》：“丹井草烟翁子去，经床香渺道人归。”“烟”显为“湮”之误。有些异文无法判其正误，只得各行其是。如伊用昌之“用”，《全唐诗》是作

## 前言

“用”，陈孟阳诗引作“孟”，周必大《记阁皂登览》又作“梦”。又有虽知有误，而无法校正者。如《宫观》记崇真宫云：“宋改景德，政和八年（1118）赐名崇真，因改观称官矣。崇宁三年（1104）加赐万寿。淳祐六年（1246）又加称大，总名之曰大万寿崇真宫也。”“赐”、“加赐”、“又加”，叙次如此，时次亦应如此。但事实上，崇宁在政和之前，岂非崇宁称万寿景德观？那又和文意不合。按庆元二年（1196）周必大作《崇真宫记》，亦云“政和八年始赐号崇真宫”，但未云加赐万寿，则庆元二年，尚未加赐，崇宁三年加赐之说为误。其时当在庆元三年至淳祐五年之间，但究为何年，史料缺如，难以考定。还有因资料不足，暂时还找不到集本或其它可供参考之本，只能志疑。如《昊天殿记》：“人享拾麻之年，寿等拂石之劫。”拾麻疑为拾芥。拾麻似亦可通，但查不到出处。为慎重计，一般都不轻易改动原文，疑者阙疑。至于罕见的古字俗字异体字，则改为现今通行字；字书也没有的字，亦据文意和形近字径改，不烦举例。这里有两点必须特别提出：一是山名古书或称阁阜，或称阁阜。阁与阁在楼阁之义上古多混用，可谓相通。今皆作阁。皂本阜之俗字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以皂为正字，阜为异体。故校补此书，不论原作何字，都作阁皂，以求一律。另一是按照本丛书的统一体例，不出校记，所以只择其重要者，记入注中，一般的异文不注。辑补也是如此。

再说补。为弥补原著的不足，乃广事搜辑，以求有所增益，迄今所得已较原本为多。既补又续。名胜、宫观尽可能注明现状，原著所遗及其成书以后者，则为续补，亦以补叙现状为主。“百草园”一条，算是补述了山中的一项物产。辑录诗文则截至清末。道事杂录，续至民初。记述的时间延长了，辑补的范围也扩大了。内容不限于宫观，体裁不限于记，但都是和阁皂有密切关系的。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记文中除补入了刘辰翁的两记外，还续补了清人黄驹应的《过化祠记》，可表明儒家亦曾插足于此道山之中，亦曾有其影响，而居其次。又由于突破了原著中《记文》体例的限制，因而增置一目曰文新补。编中选录了杨至质的两篇骈文，前篇可以看出作者的风采，在阁皂山道士中有些代表

性，即道与儒兼。辅以真德秀的《勿斋记》，这个特点尤为显著。后篇涉及到当时的政治经济问题，夹在为本宫削减漕粮的谢声中，揭发了一些有关的弊病。可见道界也不能脱离俗界而孤立存在，同样也会遇到社会上普遍存在的问题，颇有史料价值，尤为难得。他那骈骊之文，不仅是辞采富丽，也写得那么清畅。在文林之中，很少有人能相伯仲。阁皂山道士有诗文集的不算少，能收入《道藏》和《四库全书》流传至今的仅此一家。于葛玄传则补选了一篇最长的，表述得也就更全面、更详明，更可以窥见道家的一些特质。但也由于资料的不足，恐仍不免是“存什一于千百”。

还有注。想做到普及性与学术性相结合，因此注条较多，典故一般都征引原文或注明出处。本书收录的诗文，语言都比较浅近。只有三篇骈文和刘辰翁两记，用典较多，而且还用了些僻典。刘辰翁的句法还比较艰深，不易读懂。作注也遇到了一些困难。诗只有柳贯的一首是学者的诗，较难理解。这些难点不敢说都正确地解决了，个别的还只是存疑。

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樟树市长余小平、市委副书记杨桂林和市志办黄平、刘锡纶等的大力支持，市博物馆李昆提供了用于封面的碑文拓片。药都诗社社长彭公天提供了有关的资料，还做了许多联络工作，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。

傅义

1994年8月10日

# 閤皂山志序

官临江数年，盖日与閤皂山相望也。既系于官，求登瞩之暇不可得，则求其山川草木之志一观之，以释吾怀，庶几乎卧而游焉。于是得《閤皂山注》二卷，东吴俞策所集也。漫漶讹漏，至不可通晓。以南州陈子公霖家多藏书，属为校讎，而予稍括定，更名《閤皂山志》。

叙曰：“古者有道而无仙”，欧阳子之言也，其说甚正。庄、列之徒，始言乘云上仙事，而葛稚川作《列仙传》，得九十二人，岂所谓无其事诡其名者耶？王方平降蔡经家，多著神异。比舍有陈氏者，欲从执役学仙，方平立而视之，谓其心邪不正，未可教以仙道。《抱朴子》曰：“求仙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。若德不修，而但务方术，终不得长生也。”然则神仙之事与圣贤之学，盖亦有相近者。后世方技家乃徒侈言黄白，以求大药，不亦愚乎！

临江东有閤皂，西有玉笥，皆道书所称名山，为灵异所栖，而閤皂尤盛。相传葛仙翁学道冲举处。宋时宫观道院至千余间。朱考亭、周平园尝来游赋诗。今荒榛茂草，丹井故在。即而求之，其亦有餐霞馭风之人潜游其中，而不见知于世者耶？

康熙丙午(1666)仲冬月江左施闰章尚白撰。

# 阁皂志旧序

余从塞上移守临江，则有谓余者曰：“临境内玉笥山为十七洞天，阁皂山为三十三福地，兹游不薄哉！”泊余下车，讯故老，则闻阁皂为樵牧出入地，玉笥仅仅多灵梦，不闻其胜也。惟是登郡楼眺望，见东南有山，窿然入云，延袤若蜿蜒几百丈，色青碧，时兴烟雾，苍茫杳霭，若有若无。左右以为是即阁皂。忻然欲往，而竟以簿书徽纆，亡能一至为生平快。若玉笥则去郡百里，而遥望之，且不得矣。夫两山以彼形胜为耽玄栖真者窟宅，登之仙箓，籍之玉京，与绛霄、紫府埒。而数百年来，声响消歇。亡论云骈鹤驾，寂然无闻；境内学士大夫亦鲜有表述之者。岂桑田沧海、山灵之兴废，固自有时邪？

岁丙戌春仲，余友俞公临来自吉州，时已登玉笥。为余称玉笥胜不绝口，且为之记。既又裹三日粮游阁皂，余不能从。归而谓余阁皂之胜过于玉笥。会有羽流出示旧纪，公临谓其俚弗经，诞弗核，危弗当也，重为疏之，且以三日所得诸咏附其后，称《阁皂山注》。余披阅一过，见其冥搜博采，铺张扬厉，烂然有文。若下上凌云、鸣水之间，而挹揽其概，不啻郡楼南望时矣。

夫九疑以舜胜，禹穴以禹胜，缙山以子晋胜，天台以晨、肇胜，以至青山以谢，九华以李，如是者更仆未易数也。阁皂惟微灵于张、葛诸君，以有洞天、福地之号，而奈何数百年来之无若人也，遂至消歇若此哉！公临言是山地衍而气衰，数十年内，必有异人来主持之者。嗟乎，岂余所谓桑田沧海兴废有时，而其人可旦暮遇之哉！因书此以俟。

万历丙戌(1586)下浣之吉，云间陆从平书。

# 目 录

---

|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阁皂山志序.....   | 施闰章 | 1   |
| 阁皂山志旧序 ..... | 陆从平 | 2   |
| 山 考 .....    |     | 1   |
| 名胜 .....     |     | 5   |
| 宫观 .....     |     | 15  |
| 记文 .....     |     | 23  |
| 文新补.....     |     | 43  |
| 题咏 .....     |     | 60  |
| 葛仙本传 .....   |     | 92  |
| 玉华山附 .....   |     | 124 |

# 山 考

志山者旧多绘图，图弗肖也。且易漫漶，不图可也。原始征名，略述形势，固山经地志之遗矣。间有异说，亦备参考。

今按：此编二段。前段概述阎皂山的地理位置和得名由来，而重在考据古籍，突出其为道教名山，作全书的纲领。后段实系附录，吴澄谓山名当为阎漕，只是聊备一说，后人皆仍其旧称。惟阎阁二字历来互用，音义无别。本书则统用阎字。

**阎皂山** 周回延亘余二百里，跨乐安、新淦、丰城三县。按杜光庭《福地记》云<sup>①</sup>：“阎皂山第三十三，在吉州新淦县<sup>②</sup>，天师行化处<sup>③</sup>。”《寰宇记》以为神仙之馆<sup>④</sup>。旧隶新淦，宋置临江军，乃属清江<sup>⑤</sup>。《志》云<sup>⑥</sup>：“阎皂山在县东四十里，形如阎，色如皂，故名。汉张道陵<sup>⑦</sup>、葛孝先<sup>⑧</sup>、晋丁令威<sup>⑨</sup>，尝修炼于此。”合三说考之，灵异磅礴，号称清都<sup>⑩</sup>，其来久矣，而葛仙尤为最著云。

元吴澄《阎皂辨》云<sup>⑪</sup>：漕旧作皂，黑色也。古无此字。按字书：草，下从早，读如造化之造，释为斗栌实<sup>⑫</sup>。以其可染黑，故俗称黑色为草。此字既借为草木之草，恐其相乱，遂去早上之艹，而加丿<sup>⑬</sup>，则不成字矣。后人又借为皂枥之皂<sup>⑭</sup>。《汉书音义》云<sup>⑮</sup>：“食牛马器<sup>⑯</sup>，以木作槽。”然则皂枥字正当木旁从槽，而借用此同声字也。又借为皂隶之皂。则因养马之器，而以此称养马之人也。皂字日下从甲<sup>⑰</sup>，隶书省甲为十。后又屈十之尾而为七<sup>⑱</sup>，则愈不成字矣。

韵书言以水通输曰漕，俚俗亦以水流之自高趋下者曰水漕，漕者，水通流之名也。丰城之乡有地名为同漕，而此山名为阁漕，皆是两山之间，中通一水，谓两山之水合同为一而通流也，故曰同漕。阁漕者，并合之，合借用闺阁之阁尔。漕字去声，皂字则上声之读如去声者<sup>⑨</sup>。

少时尝偕丰城孙素少初、乐安周栖梧朝阳，自皮氏之家至阁漕山<sup>⑩</sup>，各赋一诗。予诗不能记，但记第三、第四句云：“水交流处地横分，山四围中天一握。”盖言山之所以得名与山之形势也。今书漕字，人必以为擅改山名，不容不著其说耳。

今按：下文尚有“通古通今之士，幸详究予言，而订其是否”，为撰志者删去。

注释：①杜光庭(850—933)：唐末道士，京兆杜陵(今西安)人，一说处州缙云(今属浙江)人。初居天台山，后入蜀，前蜀王衍(一云王建)任为谏议大夫，赐号广成先生、传真天师。晚年隐居青城山。能诗文，著有道书多种，《福地记》即其一，全称《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》，云有三十六洞天，七十二福地。②吉州新淦县：今江西新干县，属吉安地区。③天师行化处：今《说郛》本和宋咸淳《百川学海》本无此句。天师当指张道陵。④《寰宇记》：全称《太平寰宇记》，是一部中国地理书，宋乐史撰。原文作“为神仙之攸馆”(金陵书局本)，一作“游馆”(《四库全书》本)。⑤“旧隶”三句：见《崇真宫记》及注③。清江县：今江西樟树市。⑥《志》：指当地府县志。现存最早之《临江府志》为明嘉靖本，后又有隆庆本。清江县旧治今临江镇。⑦张道陵：东汉沛国丰(今属江苏)人，天师道创始者。居四川鹤鸣山，作道书二十四篇，以符水咒法治病。从学者出五斗米，时称五斗米道。

⑧葛孝先：即葛玄，葛仙翁，详后。⑨丁令威：传说是汉辽东人，学道灵虚山，后化鹤归来。见旧题晋陶潜《搜神后记》卷一。《志》误为晋人。然《图书集成·神异》卷二三六丁令威条云：“按《南昌郡乘》：令威豫章人，晋建武初化鹤仙去。”《志》或据此郡乘而言。上述三人在阁皂山的遗迹，今见于记载者，当以北宋杨申《阁皂山景德观记》为最古。⑩清都：仙宫。⑪吴澄(1249—1337)：元抚州崇仁人。字幼清，号草庐。曾任国子监司业，翰林学士，元代杰出的学者，卒谥文正。著述甚多，其诗文辑为《吴文正集》。《阁皂辨》是其《阁漕山陵云内集序》的附记。

⑫斗栌：木名。⑬卅：原作草。丿：原作人。皆据集本改。⑭皂枥：马栏。